

# 资治通鉴（第八卷）

#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七

## 晋纪二十九

### 烈宗孝武皇帝中之下

太元十二年(丁亥,387)

1 春,正月乙巳,以朱序为青、兖二州刺史,代谢玄镇彭城;序求镇淮阴,许之。以玄为会稽内史。

2 丁未,大赦。

3 燕主垂观兵河上,高阳王隆曰:“温详之徒,皆白面儒生,乌合为群,徒恃长河以自固;若大军济河,必望旗震坏,不待战也。”垂从之。戊午,遣镇北将军兰汗、护军将军平幼于碣磬西四十里济河,隆以大众陈于北岸。温攀、温楷果走趣城,平幼追击,大破之。详夜将妻子奔彭城,其众三万馀户皆降于燕。垂以太原王楷为兖州刺史,镇东阿。

初,垂在长安,秦王坚尝与之交手语,冗从仆射光祚言于坚曰:“陛下颇疑慕容垂乎? 垂非久为人下者也。”坚以告垂。及秦主丕自邠奔晋阳,祚与黄门侍郎封孚、钜鹿太守封劝皆来奔。劝,奕之子也。垂之再围邠也,秦故臣西河朱肅等各以其众来奔。诏以祚等为河北诸郡太守,皆营于济北、濮阳,羈属温详;详败,俱诣燕军降。垂赦之,抚待如旧。垂见光祚,流涕沾衿,曰:“秦王待我深,吾事之亦尽;但为二公猜忌,吾惧死而负之,每一念之,中宵不寐。”祚亦悲恻。垂赐祚金帛,祚固辞,垂曰:“卿犹复疑邪?”祚曰:“臣昔者惟知忠于所事,不意陛下至今怀之,臣敢逃其死!”垂曰:“此乃卿之忠,固吾所求也,前言戏之耳。”待之弥厚,以为中常侍。

4 翟辽遣其子钊寇陈、颍,朱序遣将军秦膺击走之。

5 秦主登立妃毛氏为皇后,勃海王懿为太弟。后,兴之女也。遣使拜东海王纂为使持节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太师、领大司马,封鲁王;纂弟师奴为抚军大将军、并州牧,封朔方公。纂怒谓使者曰:“勃海王先帝之子,南安王何以不立而自立乎?”长史王旅谏曰:“南安已立,理无中改;今寇虜未灭,不可宗室之中自为仇敌也。”纂乃受命。于是卢水胡彭沛谷、屠各董

成、张龙世、新平羌雷恶地等皆附于纂，有众十馀万。

6 后秦主苌徙秦州豪杰三万户于安定。

7 初，安次人齐涉聚众八千馀家据新栅，降燕，燕主垂拜涉魏郡太守。既而复叛，连张愿，愿自帅万馀人进屯祝阿之瓮口，招翟辽，共应涉。

高阳王隆言于垂曰：“新栅坚固，攻之未易猝拔。若久顿兵于其城下，张愿拥帅流民，西引丁零，为患方深。愿众虽多，然皆新附，未能力斗。因其自至，宜先击之。愿父子恃其骁勇，必不肯避去，可一战擒也。愿破，则涉不能自存矣。”垂从之。

二月，遣范阳王德、陈留王绍、龙骧将军张崇帅步骑二万会隆击愿。军至斗城，去瓮口二十馀里，解鞍顿息。愿引兵奄至，燕人惊遽，德兵退走，隆勒兵不动。愿子龟出冲陈，隆遣左右王末逆击，斩之。隆徐进战，愿兵乃退。德行里馀，重整兵，还与隆合，谓隆曰：“贼气方锐，宜且缓之。”隆曰：“愿乘人不备，宜得大捷；而吾士卒皆以悬隔河津，势迫之故，人思自战，故能却之。今贼不得利，气竭势衰，皆有进退之志，不能齐奋，宜亟击之。”德曰：“吾唯卿所为耳。”遂进，战于瓮口，大破之，斩首七千八百级；愿脱身保三布口。燕人进军历城，青、兖、徐州郡县壁垒多降。垂以陈留王绍为青州刺史，镇历城。德等还师，新栅人冬鸾执涉送之。垂诛涉父子，馀悉原之。

8 三月，秦主登以窦冲为南秦州牧，杨定为益州牧，杨璧为司空、梁州牧，乞伏国仁为大将军、大单于、苑川王。

9 燕上谷人王敏杀太守封戢，代郡人许谦逐太守贾闰，各以郡附刘显。

10 燕乐浪王温为尚书右仆射。

11 夏，四月戊辰，尊帝母李氏为皇太妃，仪服如太后。

12 后秦征西将军姚硕德为杨定所逼，退守泾阳。定与秦鲁王纂共攻之，战于泾阳，硕德大败。后秦主苌自阴密救之，纂退屯敷陆。

13 燕主垂自碣磬还中山，慕容柔、慕容盛、慕容会来自长子。庚子，垂为之大赦。垂问盛：“长子人情如何，为可取乎？”盛曰：“西军扰扰，人有东归之志，陛下唯当修仁政以俟之耳。若大军一临，必投戈而来，若孝子之归慈父也。”垂悦。癸未，封柔为阳平王，盛为长乐公，会为清河公。

14 高平人翟畅执太守徐含远，以郡降翟辽。燕主垂谓诸将曰：“辽以一城之众，反覆三国之间，不可不讨。”五月，以章武王宙监中外诸军事，辅太子宝守中山；垂自帅诸将南攻辽，以太原王楷为前锋都督。辽众皆

燕、赵之人，闻楷至，皆曰：“太原王子，吾之父母也！”相帅归之。辽惧，遣使请降；垂以辽为徐州牧，封河南公，前至黎阳，受降而还。

井陘人贾鲍，招引北山丁零翟遥等五千余人，夜袭中山，陷其外郭。章武王宙以奇兵出其外，太子宝鼓噪于内，合击，大破之，尽俘其众，唯遥、鲍单马走免。

15 刘显地广兵强，雄于北方。会其兄弟乖争，魏长史张袞言于魏王珪曰：“显志在并吞，今不乘其内溃而取之，必为后患。然吾不能独克，请与燕共攻之。”珪从之，复遣安同乞师于燕。

16 诏征会稽处士戴逵，逵累辞不就；郡县敦逼不已，逵逃匿于吴。谢玄上疏曰：“逵自求其志，今王命未回，将罹风霜之患。陛下既已爱而器之，亦宜使其身名并存，请绝召命。”帝许之。逵，\_之兄也。

17 秦主登以其兄同成为司徒、守尚书令，封颍川王；弟广为中书监，封安成王；子崇为尚书左仆射，封东平王。

18 燕主垂自黎阳还中山。

19 吴深杀燕清河太守丁国，章武人王祖杀太守白钦，勃海人张申据高城以叛；燕主垂命乐浪王温讨之。

20 苑川王国仁帅骑三万袭鲜卑大人密贵、裕苟、提伦三部于六泉。秋，七月，与没弈干、金熙战于渴浑川，没弈干、金熙大败，三部皆降。

21 秦主登军于瓦亭，后秦主苌攻彭沛谷堡，拔之，谷奔杏城。苌还阴密，以太子兴镇长安。

22 燕赵王麟讨王敏于上谷，斩之。

23 刘卫辰献马于燕，刘显掠之。燕主垂怒，遣太原王楷将兵助赵王麟击显，大破之。显奔马邑西山。魏王珪引兵会麟击显于弥泽，又破之。显奔西燕，麟悉收其部众，获马牛羊以千万数。

24 吕光将彭晃、徐晃攻张大豫于临洮，破之。大豫奔广武，王穆奔建康。八月，广武人执大豫送姑臧，斩之。穆袭据酒泉，自称大将军、凉州牧。

25 辛巳，立皇子德宗为太子，大赦。

26 燕主垂立刘显弟可泥为乌桓王，以抚其众，徙八千馀落于中山。

27 秦冯翊太守兰桡帅众二万自频阳入和宁，与鲁王纂谋攻长安。纂弟师奴劝纂称尊号，纂不从；师奴杀纂而代之，桡遂与师奴绝。西燕主永攻桡，桡请救于后秦，后秦主苌欲自救之。尚书令姚旻、左仆射尹纬曰：“苌登近在瓦亭，将乘虚袭吾后。”苌曰：“苌登众盛，非旦夕可制；登迟重少

决，必不能轻军深入。比两月间，吾必破贼而返，登虽至，无能为也。”九月，苻军于泥源。师奴逆战，大败，亡奔鲜卑。后秦尽收其众，屠各董成等皆降。

28 秦主登进据胡空堡，戎、夏归之十馀万。

29 冬，十月，翟辽复叛燕，遣兵与王祖、张申寇抄清河、平原。

30 后秦主苻进击西燕王永于河西，永走。兰楨复列兵拒守，苻攻之；十二月，禽楨，遂如杏城。

31 后秦姚方成攻秦雍州刺史徐嵩，拔之，执嵩而数之。嵩骂曰：“汝姚苻罪当万死，苻黄眉欲斩之，先帝止之。授任内外，荣宠极矣。曾不如犬马识所养之恩，亲为大逆。汝羌辈岂可以人理期也，何不速杀我！”方成怒，三斩嵩，悉坑其士卒，以妻子赏军。后秦主苻掘秦主坚尸，鞭挞无数，剥衣裸形，荐之以棘，坎土而埋之。

32 凉州大饥，米斗直钱五百，人相食，死者太半。

33 吕光西平太守康宁自称匈奴王，杀湟河太守强禧以叛。张掖太守彭晃亦叛，东结康宁，西通王穆。光欲自击晃，诸将皆曰：“今康宁在南，伺衅而动，若晃、穆未诛，康宁复至，进退狼狈，势必大危。”光曰：“实如卿言。然我今不往，是坐待其来也。若三寇连兵，东西交至，则城外皆非吾有，大事去矣。今晃初叛，与宁、穆情契未密，出其仓猝，取之差易耳。”乃自帅骑三万，倍道兼行，既至，攻之二旬，拔其城，诛晃。

初，王穆起兵，遣使招敦煌处士郭瑀，瑀叹曰：“今民将左衽，吾忍不救之邪！”乃与同郡索嘏起兵应穆，运粟三万石以饷之。穆以瑀为太府左长史、军师将军，嘏为敦煌太守。既而穆听谗言，引兵攻嘏，瑀谏不听，出城大哭，举手谢城曰：“吾不复见汝矣！”还而引被覆面，不与人言，不食而卒。吕光闻之曰：“二虜相攻，此成禽也，不可以惮屡战之劳而失永逸之机也。”遂帅步骑二万攻酒泉，克之。进屯凉兴，穆引兵东还，未至，众溃，穆单骑走，驛马令郭文斩其首送之。

十三年(戊子,388)

1 春，正月，康乐献武公谢玄卒。

2 二月，秦主登军朝那，后秦主苻军武都。

3 翟辽遣司马畦琮诣燕谢罪；燕主垂以其数反覆，斩琮以绝之。辽乃自称魏天王，改元建光，置百官。

4 燕青州刺史陈留王绍为平原太守辟闾浑所逼，退屯黄巾固。燕主

垂更以绍为徐州刺史。浑，蔚之子也，因苻氏乱，据齐地来降。

5 三月乙亥，燕主垂以太子宝录尚书事，授之以政，自总大纲而已。

6 燕赵王麟击许谦，破之，谦奔西燕。遂废代郡，悉徙其民于龙城。

7 吕光之定凉州也，杜进功居多，光以为武威太守，贵宠用事，群僚莫及。光甥石聪自关中来，光问之曰：“中州人言我为政何如？”聪曰：“但闻有杜进耳，不闻有舅。”光由是忌进而杀之。

光与群寮宴，语及政事，参军京兆段业曰：“明公用法太峻。”光曰：“吴起无恩而楚强，商鞅严刑而秦兴。”业曰：“起丧其身，鞅亡其家，皆残酷之致也。明公方开建大业，景行尧、舜，犹惧不济；乃慕起、鞅之为治，岂此州士女所望哉！”光改容谢之。

8 夏，四月戊午，以朱序为都督司雍梁秦四州诸军事、雍州刺史，戍洛阳。以谯王恬代序为都督兖冀幽并诸军事、青兖二州刺史。

9 苑川王国仁破鲜卑越质叱黎于平襄，获其子诘归。

10 丁亥，燕主垂立夫人段氏为皇后，以太子宝领大单于。段氏，右光禄大夫仪之女；其妹适范阳王德。仪，宝之舅也。追谥前妃段氏为成昭皇后。

11 五月，秦太弟懿卒，谥曰献哀。

12 翟辽徙屯滑台。

13 六月，苑川王乞伏国仁卒，谥曰宣烈，庙号烈祖。其子公府尚幼，群下推国仁弟乾归为大都督、大将军、大单于、河南王，大赦，改元太初。

14 魏王珪破库莫奚于弱落水南，秋，七月，库莫奚复袭魏营，珪又破之。库莫奚者，本属宇文部，与契丹同类而异种，其先皆为燕王皝所破，徙居松漠之间。

15 秦、后秦自春相持，屡战，互有胜负，至是各解归。关西豪桀以后秦久无成功，多去而附秦。

16 河南王乾归立其妻边氏为王后；置百官，仿汉制，以南川侯出连乞都为丞相，梁州刺史悌眷为御史大夫，金城边芮为左长史，东秦州刺史祕宜为右长史，武始翟劼为左司马，略阳王松寿为主簿，从弟轲弹为梁州牧，弟益州为秦州牧，屈眷为河州牧。

17 八月，秦主登立子崇为皇太子，弁为南安王，尚为北海王。

18 燕护军将军平幼会章武王宙讨吴深，破之，深走保绎幕。

19 魏王珪阴有图燕之志，遣九原公仪奉使至中山，燕主垂诘之曰：“魏王何以不自来？”仪曰：“先王与燕并事晋室，世为兄弟，臣今奉使，于理

未失。”垂曰：“吾今威加四海，岂得以昔日为比！”仪曰：“燕若不修德礼，欲以兵威自强，此乃将帅之事，非使臣所知也。”仪还，言于珪曰：“燕主衰老，太子弱，范阳王自负材气，非少主臣也。燕主既没，内难必作，于时乃可图也。今则未可。”珪善之。仪，珪母弟翰之子也。

20 九月，河南王乾归迁都金城。

21 张申攻广平，王祖攻乐陵；壬午，燕高阳王隆将兵讨之。

22 冬，十月，后秦主苌还安定；秦主登就食新平，帅众万馀围苌营，四面大哭，苌命营中哭以应之，登乃退。

23 十二月庚子，尚书令南康襄公谢石卒。

24 燕太原王楷、赵王麟将兵会高阳王隆于合口，以击张申；王祖帅诸垒共救之，夜犯燕军，燕人逆击，走之。隆欲追之，楷、麟曰：“王祖老贼，或恐诈而设伏，不如俟明。”隆曰：“此白地群盗，乌合而来，微幸一决，非素有约束，能壹其进退也。今失利而去，众莫为用，乘势追之，不过数里，可尽擒也。申之所恃，唯在于祖，祖破，则申降矣。”乃留楷、麟守申垒，隆与平幼分道击之，比明，大获而还，悬所获之首以示申。甲寅，申出降，祖亦归罪。

25 秦以颍川王同成为太尉。

十四年(己丑,389)

1 春，正月，燕以阳平王柔镇襄国。

辽西王农在龙城五年，庶务修举，乃上表曰：“臣顷因征即镇，所统将士安逸积年，青、徐、荆、雍遗寇尚繁，愿时代还，展竭微效，生无馀力，没无遗恨，臣之志也！”庚申，燕主垂召农为侍中、司隶校尉；以高阳王隆为都督幽平二州诸军事、征北大将军、幽州牧；建留台于龙城，以隆录留台尚书事。又以护军将军平幼为征北长史，散骑常侍封孚为司马，并兼留台尚书。隆因农旧规，修而广之，辽、碣遂安。

2 后秦主苌以秦战屡胜，谓得秦王坚之神助，亦于军中立坚像而祷之曰：“臣兄襄敕臣复讎，新平之祸，臣行襄之命，非臣罪也。苻登，陛下疏属，犹欲复讎，况臣敢忘其兄乎！且陛下命臣以龙骧建业，臣敢违之！今为陛下立像，陛下勿追计臣过也。”秦主登升楼，遥谓苌曰：“为臣弑君，而立像求福，庸有益乎！”因大呼曰：“弑君贼姚苌何不自出！吾与汝决之！”苌不应。久之，以战未有利，军中每夜数惊，乃斩像首以送秦。

3 秦主登以河南王乾归为大将军、大单于、金城王。

4 甲寅，魏王珪袭高车，破之。

5 二月，吕光自称三河王，大赦，改元麟嘉，置百官。光妻石氏、子绍、弟德世自仇池来至姑臧，光立石氏为妃，绍为世子。

6 癸巳，魏王珪击吐突邻部于女水，大破之，尽徙其部落而还。

7 秦主登留辎重于大界，自将轻骑万馀攻安定，羌密造保，克之。

8 夏，四月，翟辽寇荥阳，执太守张卓。

9 燕以长乐公盛镇蓟城，修缮旧宫。

五月，清河民孔金斩吴深，送首中山。

10 金城王乾归击侯年部，大破之。于是秦、凉、鲜卑、羌、胡多附乾归，乾归悉授以官爵。

11 后秦主苌与秦主登战数败，乃遣中军将军姚崇袭大界；登邀击之于安丘，又败之。

12 燕范阳王德、赵王麟击贺讷，追奔至勿根山，讷穷迫请降，徙之上谷，质其弟染干于中山。

13 秋，七月，以骠骑长史王忱为荆州刺史、都督荆、益、宁三州诸军。忱，国宝之弟也。

14 秦主登攻后秦右将军吴忠等于平凉，克之。八月，登据苟头原以逼安定。诸将劝后秦主苌决战，苌曰：“与穷寇竞胜，兵家之忌也；吾将以计取之。”乃留尚书令姚旻守安定，夜，帅骑三万袭秦辎重于大界，克之，杀毛后及南安王尚，擒名将数十人，驱掠男女五万馀口而还。毛氏美而勇，善骑射。后秦兵入其营，毛氏犹弯弓跨马，帅壮士数百人战，众寡不敌，为后秦所执。苌将纳之，毛氏骂且哭曰：“姚苌，汝先已杀天子，今又欲辱皇后，皇天后土，宁汝容乎！”苌杀之。诸将欲因秦军骇乱击之，苌曰：“登众虽乱，怒气犹盛，未可轻也。”遂止。登收馀众屯胡空堡。苌使姚硕德镇安定，徙安定千馀家于阴密，遣其弟征南将军靖镇之。

15 九月庚午，以左仆射陆纳为尚书令。

16 秦主登之东也，后秦主苌使姚硕德置秦州守宰，以从弟常戍陇城，邢奴戍冀城，姚详戍略阳。杨定攻陇、冀，克之，斩常，执邢奴；详弃略阳，奔阴密。定自称秦州牧、陇西王；秦因其所称而授之。

17 冬，十月，秦主登以窦冲为大司马、都督陇东诸军事、雍州牧，杨定为左丞相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秦梁二州牧，约共攻后秦；又约监河西诸军事并州刺史杨政、都督河东诸军事冀州刺史杨楷各帅其众会长安。政、楷皆河东人。秦主丕既败，政、楷收集流民数万户，政据河西，楷据湖、陕之

间，遣使请命于秦，登因而授之。

18 燕乐浪悼王温为冀州刺史，翟辽遣丁零故堤诈降于温帐，乙酉，刺温，杀之，并其长史司马驱，帅守兵二百户奔西燕。燕辽西王农邀击刺温者于襄国，尽获之，惟堤走免。

19 十一月，枹罕羌彭奚念附于乞伏乾归，以奚念为北河州刺史。

20 初，帝既亲政事，威权已出，有人主之量。已而溺于酒色，委事于琅邪王道子；道子亦嗜酒，日夕与帝以酣歌为事。又崇尚浮屠，穷奢极费，所亲昵者皆媼姆、僧尼。左右近习，争弄权柄，交通请托，贿赂公行，官赏滥杂，刑狱谬乱。尚书令陆纳望宫阙叹曰：“好家居，纤儿欲撞坏之邪！”左卫领营将军会稽许营上疏曰：“今台府局吏、直卫武官及仆隶婢儿取母之姓者，本无乡邑第，皆得为郡守县令，或带职在内，及僧尼乳母，竞进亲党，又受货赂；辄临官领众，政教不均，暴滥无罪，禁令不明，劫盗公行。昔年下书敕群下尽规，而众议兼集，无所采用。臣闻佛者，清远玄虚之神，今僧尼往往依傍法服，五诫粗法尚不能遵，况精妙乎！而流惑之徒，竞加敬事，又侵渔百姓，取财为惠，亦未合布施之道也。”疏奏，不省。

道子势倾内外，远近奔凑；帝渐不平，然犹外加优崇。侍中王国宝以谗佞有宠于道子，扇动朝众，讽八座启道子宜进位丞相、扬州牧，假黄钺，加殊礼。护军将军南平车胤曰：“此乃成王所以尊周公也。今主上当阳，非成王之比；相王在位，岂得为周公乎！”乃称疾不署。疏奏，帝大怒，而嘉胤有守。

中书侍郎范甯、徐邈为帝所亲信，数进忠言，补正阙失，指斥奸党。王国宝，甯之甥也，甯尤疾其阿谀，劝帝黜之。陈郡袁悦之有宠于道子，国宝使悦之因尼妙音致书于太子母陈淑媛云：“国宝忠谨，宜见亲信。”帝知之，发怒，以他事斩悦之。国宝大惧，与道子共潜范甯出为豫章太守。甯临发，上疏言：“今边烽不举而仓库空匮；古者使民岁不过三日，今之劳扰，殆无三日之休，至有生儿不复举养，鰥寡不敢嫁娶。厝火积薪，不足喻也。”甯又上言：“中原士民流寓江左，岁月渐久，人安其业。凡天下之人，原其先祖，皆随世迁移，何至于今而独不可。谓宜正其封疆，户口皆以土断。又，人性无涯，奢侈由势；今并兼之室，亦多不赡，非其财力不足，盖由用之无节，争以靡丽相高，无有限极故也。礼十九为长殇，以其未成人也。今以十六为全丁，十三为半丁。所任非复童幼之事，岂不伤天理、困百姓乎！谓宜以二十为全丁，十六为半丁，则人无夭折，生长繁滋矣。”帝多纳用之。

甯在豫章，遣十五议曹下属城，采求风政；并吏假还，讯问官长得失。

徐邈与甯书曰：“足下听断明允，庶事无滞，则吏慎其负而人听不惑矣，岂须邑至里诣，饰其游声哉！非徒不足致益，寔乃蚕渔之所资；岂有善人君子而干非其事，多所告白者乎！自古以来，欲为左右耳目，无非小人，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，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，遂使谗谄并进，善恶倒置，可不戒哉！足下慎选纲纪，必得国士以摄诸曹，诸曹皆得良吏以掌文按，又择公方之人以为监司，则清浊能否，与事而明；足下但平心处之，何取于耳目哉！昔明德马后未尝顾左右与言，可谓远识，况大丈夫而不能免此乎！”

21 十二月，后秦主苌使其东门将军任瓮诈遣使招秦主登，许开门纳之。登将从之，征东将军雷恶地将兵在外，闻之，驰骑见登，曰：“姚苌多诈，不可信也！”登乃止。苌闻恶地诣登，谓诸将曰：“此羌见登，事不成矣！”登以恶地勇略过人，阴惮之。恶地惧，降于后秦，苌以恶地为镇军将军。

22 秦以安成王广为司徒。

十五年（庚寅，390）

1 春，正月乙亥，谯敬王恬薨。

2 西燕主永引兵向洛阳，朱序自河阴北济河，击败之。序追至白水，会翟辽谋向洛阳，序乃引兵还，击走之；留鹰扬将军朱党戍石门，使其子略督护洛阳，以参军赵蕃佐之，身还襄阳。

3 琅琊王道子恃宠骄恣，侍宴酣醉，或亏礼敬。帝益不能平，欲选时望为藩镇以潜制道子，问于太子左卫率王雅曰：“吾欲用王恭、殷仲堪何如？”雅曰：“王恭风神简贵，志气方严；仲堪谨于细行，以文义著称。然皆峻狭自是，且干略不长；若委以方面，天下无事，足以守职，若其有事，必为乱阶矣！”帝不从。恭，蕴之子；仲堪，融之孙也。二月辛巳，以中书令王恭为都督青兖幽并冀五州诸军事、兖青二州刺史，镇京口。

4 三月戊辰，大赦。

5 后秦主苌攻秦扶风太守齐益于新罗堡，克之，益男走。秦主登攻后秦天水太守张业生于陇东，苌救之，登引去。

6 夏，四月，秦镇东将军魏揭飞自称冲天王，帅氐、胡攻后秦安北将军姚当成于杏城；镇军将军雷恶地叛应之，攻镇东将军姚汉得于李润。后秦主苌欲自击之，群臣皆曰：“陛下不忧六十里苻登，乃忧六百里魏揭飞，何也？”苌曰：“登非可猝灭，吾城亦非登所能猝拔。恶地智略非常，若南引

揭飞，东结董成，得杏城、李润而据之，长安东北非吾有也。”乃潜引精兵一千六百赴之。揭飞、恶地有众数万，氐、胡赴之者前后不绝。苻每见一军至，辄喜。群臣怪而问之，苻曰：“揭飞等扇诱同恶，种类甚繁，吾虽克其魁帅，馀党未易猝平；今乌集而至，吾乘胜取之，可一举无馀也。”揭飞等见后秦兵少，悉众攻之；苻固垒不战，示之以弱，潜遣其子中军将军崇帅骑数百出其后。揭飞兵扰乱，苻遣镇远将军王超等纵兵击之，斩揭飞及其将士万馀级。恶地请降，苻待之如初。恶地谓人曰：“吾自谓智勇杰出一时，而每遇姚翁辄困，固其分也！”

苻命姚当成于所营之地，每栅孔中辄树一木以旌战功。岁馀，问之，当成曰：“营地太小，已广之矣。”苻曰：“吾自结发以来，与人战，未尝如此之快，以千馀兵破三万之众，营地惟小为奇，岂以大为贵哉！”

7 吐谷浑视连遣使献见于金城王乾归，乾归拜视连沙州牧、白兰王。

8 丙寅，魏王珪会燕赵王麟于意辛山，击贺兰、纥突邻、纥奚三部，破之，纥突邻、纥奚皆降于魏。

9 秋，七月，冯翊人郭质起兵于广乡以应秦，移檄三辅曰：“姚苻凶虐，毒被神人。吾属世蒙先帝尧、舜之仁，非常伯、纳言之子，即卿校、牧守之孙也。与其含耻而存，孰若蹈道而死。”于是三辅壁垒皆应之；独郑县人苟曜聚众数千附于后秦。秦以质为冯翊太守。后秦以曜为豫州刺史。

10 刘卫辰遣子直力鞬攻贺兰部，贺讷因急，请降于魏。丙子，魏王珪引兵救之，直力鞬退。珪徙讷部落，处之东境。

11 八月，刘牢之击翟钊于鄆城，钊走河北；又败翟辽于滑台，张愿来降。

12 九月，北平人吴柱聚众千馀，立沙门法长为天子，破北平郡，转寇广都，入白狼城。燕幽州牧高阳王隆方葬其夫人，郡县守宰皆会之，众闻柱反，请隆还城，遣大兵讨之。隆曰：“今闾阎安业，民不思乱，柱等以诈迷惑愚夫，诱胁相聚，无能为也。”遂留葬讫，遣广平太守、广都令先归，续遣安昌侯进将百馀骑趋白狼城，柱众闻之，皆溃，穷捕，斩之。

13 以侍中王国宝为中书令，俄兼中领军。

14 丁未，以吴郡太守王珣为尚书右仆射。

15 吐谷浑视连卒，子视黑立。视黑以其父祖慈仁，为四邻所侵侮，乃督厉将士，欲建功业。冬，十月，金城王乾归遣使拜视黑沙州牧、白兰王；视黑不受。

16 十二月，郭质及苟曜战于郑东，质败，奔洛阳。

17 越质诘归据平襄，叛金城王乾归。

十六年(辛卯,391)

1 春,正月,燕置行台于蓟,加长乐公盛录行台尚书事。

2 金城王乾归击越质诘归,诘归降,乾归以宗女妻之。

3 贺染干谋杀其兄讷,讷知之,举兵相攻。魏王珪告于燕,请为乡导以讨之。二月甲戌,燕主垂遣赵王麟将兵击讷,镇北将军兰汗帅龙城之兵击染干。

4 三月,秦主登自雍攻后秦安东将军金荣于范氏堡,克之;遂渡渭水,攻京兆太守韦范于段氏堡,不克;进据曲牢。

5 夏,四月,燕兰汗破贺染干于牛都。

6 苟曜有众一万,密召秦主登,许为内应;登自曲牢向繁川,军于马头原。五月,后秦主苻引兵逆战,登击破之,斩其右将军吴忠。苻收众复战,姚硕德曰:“陛下慎于轻战,每欲以计取之,今战失利而更前逼贼,何也?”苻曰:“登用兵迟缓,不识虚实。今轻兵直进,遥据吾东,此必苟曜竖子与之有谋也。缓之则其谋得成,故及其交之未合,急击之以败散其事耳。”遂进战,大破之。登退屯于郿。

7 秦兖州刺史强金槌据新平,降后秦,以其子逵为质。后秦主苻将数百骑入金槌营。群下谏之,苻曰:“金槌既去苻登,又欲图我,将安所归乎!且彼初来款附,宜推心以结之,奈何复以不信疑之乎!”既而群氏欲取苻,金槌不从。

8 六月甲辰,燕赵王麟破贺讷于赤城,禽之,降其部落数万。燕主垂命麟归讷部落,徙染干于中山。麟归,言于垂曰:“臣观拓跋珪举动,终为国患,不若摄之还朝,使其弟监国事。”垂不从。

9 西燕主永康寇河南,太守杨佺期击破之。

10 秋,七月壬申,燕主垂如范阳。

11 魏王珪遣其弟觚献见于燕;燕主垂衰老,子弟用事,留觚以求良马。魏王珪弗与,遂与燕绝;使长史张袞求好于西燕。觚逃归,燕太子宝追获之,垂待之如初。

12 秦主登攻新平,后秦主苻救之,登引去。

13 秦骠骑将军没弈干以其二子为质于金城王乾归,请共击鲜卑大兜。乾归与没弈干攻大兜于鸣蝉堡,克之。兜微服走,乾归收其部众而还,归没弈干二子。没弈干寻叛,东合刘卫辰。八月,乾归帅骑一万讨没

奔干，没奔干奔他楼城，乾归射之，中目。

14 九月癸未，以尚书右仆射王珣为左仆射，太子詹事谢琰为右仆射。太学博士范弘之论殷浩宜加赠谥，因叙桓温不臣之迹。是时桓氏犹盛，王珣，温之故吏也，以为温废昏立明，有忠贞之节；黜弘之为徐杭令。弘之，汪之孙也。

15 冬，十月壬辰，燕主垂还中山。

16 初，柔然部人世服于代，其大人郁久闾地粟袁卒，部落分为二：长子匹候跋继父居东边，次子缊纥提别居西边。秦王坚灭代，柔然附于刘卫辰。

及魏王珪即位，攻击高车等，诸部率皆服从，独柔然不事魏。戊戌，珪引兵击之，柔然举部遁走，珪追奔六百里。诸将因张袞言于珪曰：“贼远粮尽，不如早还。”珪问诸将：“若杀副马，为三日食，足乎？”皆曰：“足。”乃复倍道追之，及于大磧南床山下，大破之，虏其半部，匹候跋及别部帅屋击各收馀众遁走。珪遣长孙嵩、长孙肥追之。珪谓将佐曰：“卿曹知吾前问三日粮意乎？”曰：“不知也。”珪曰：“柔然驱畜产奔走数日，至水必留；我以轻骑追之，计其道里，不过三日及之矣。”皆曰：“非所及也。”嵩追斩屋击于平望川。肥追匹候跋至涿邪山，匹候跋举众降，获缊纥提之子曷多汗、兄子社仑、斛律等宗党数百人。缊纥提将奔刘卫辰，珪追及之，缊纥提亦降，珪悉徙其部众于云中。

17 翟辽卒，子钊代立，改元定鼎。攻燕邺城，燕辽西王农击却之。

18 三河王光遣兵乘虚伐金城王乾归；乾归闻之，引兵还，光兵亦退。

19 刘卫辰遣子直力鞬帅众八九万攻魏南部。十一月己卯，魏王珪引兵五六千人拒之，壬午，大破直力鞬于铁岐山南，直力鞬单骑走。乘胜追之，戊子，自五原金津南济河，径入卫辰国，卫辰部落骇乱。辛卯，珪直抵其所居悦跋城，卫辰父子出走。壬辰，分遣诸将轻骑追之，将军伊谓禽直力鞬于木根山，卫辰为其部下所杀。十二月，珪军于盐池，诛卫辰宗党五千余人，皆投尸于河，自河以南诸部悉降，获马三十馀万匹，牛羊四百馀万头，国用由是遂饶。

卫辰少子勃勃亡奔薛干部，珪使人求之。薛干部帅太悉仗出勃勃以示使者曰：“勃勃国破家亡，以穷归我，我宁与之俱亡，何忍执以与魏。”乃送勃勃于没弈干，没弈干以女妻之。

20 戊申，燕主垂如鲁口。

21 秦主登攻安定，后秦主苻如阴密以拒之，谓太子兴曰：“苻曜闻吾

北行，必来见汝，汝执诛之。”曜果见兴于长安，兴使尹纬让而诛之。

苻败登于安定城东，登退据路承堡。苻置酒高会，诸将皆曰：“若值魏武王，不令此贼至今，陛下将牢太过耳。”苻笑曰：“吾不如亡兄有四：身长八尺五寸，臂垂过膝，人望而畏之，一也；将十万之众，与天下争衡，望麾而进，前无横陈，二也；温古知今，讲论道艺，收罗英隽，三也；董帅大众，上下咸悦，人尽死力，四也。所以得建立功业，驱策群贤者，正望算略中有片长耳。”群臣咸称万岁。

#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八

## 晋纪三十

烈宗孝武皇帝下

太元十七年(壬辰,392)

- 1 春,正月己巳朔,大赦。
- 2 秦主登立昭仪陇西李氏为皇后。
- 3 二月壬寅,燕主垂自鲁口如河间、渤海、平原。翟钊遣其将翟都侵馆陶,屯苏康垒。三月,垂引兵南击钊。
- 4 秦骠骑将军没弈干帅众降于后秦,后秦以为车骑将军,封高平公。
- 5 后秦主苻寢疾,命姚硕德镇李润,尹纬守长安,召太子兴诣行营。征南将军姚方成言于兴曰:“今寇敌未灭,上复寢疾。王统等皆有部曲,终为人患,宜尽除之。”兴从之,杀王统、王广、苻胤、徐成、毛盛。苻怒曰:“王统兄弟,吾之州里,实无他志;徐成等皆前朝名将,吾方用之,奈何辄杀之!”
- 6 燕主垂进逼苏康垒。夏,四月,翟都南走滑台。翟钊求救于西燕,西燕主永谋于群臣,尚书郎渤海鲍遵曰:“使两寇相弊,吾承其后,此下庄子之策也。”中书侍郎太原张腾曰:“垂强钊弱,何弊之承!不如速救之,以成鼎足之势。今我引兵趋中山,昼多疑兵,夜多火炬,垂必惧而自救。我冲其前,钊蹶其后,此天授之机,不可失也。”永不从。
- 7 燕大赦。
- 8 五月丁卯朔,日有食之。
- 9 六月,燕主垂军黎阳,临河欲济,翟钊列兵南岸以拒之。辛亥,垂徙营就西津,去黎阳西四十里,为牛皮船百馀艘,伪列兵仗,溯流而上。钊亟引兵趣西津,垂潜遣中垒将军桂林王镇等自黎阳津夜济,营于河南,比明而营成。钊闻之,亟还,攻镇等营,垂命镇等坚壁勿战。钊兵往来疲喝,攻营不能拔,将引去;镇等引兵出战,骠骑将军农自西津济,与镇等夹击,大破之。钊走还滑台,将妻子,收遗众,北济河,登白鹿山,凭险自守,燕兵

不得进。农曰：“钊无粮，不能久居山中。”乃引兵还，留骑候之。钊果下山，还兵掩击，尽获其众，钊单骑奔长子。西燕主永和以钊为车骑大将军、兖州牧，封东郡王。岁馀，钊谋反，永和杀之。

初，郝晷、崔暹及清河崔宏、新兴张卓、辽东夔腾、阳平路纂皆仕于秦，避秦乱来奔，诏以为冀州诸郡，各将部曲营于河南；既而受翟氏官爵，翟氏败，皆降于燕，燕主垂各随其材而用之。钊所统七郡三万馀户，皆按堵如故。以章武王宙为兖、豫二州刺史，镇滑台；徙徐州民七千馀户于黎阳，以彭城王脱为徐州刺史，镇黎阳。脱，垂之弟子也。垂以崔荫为宙司马。

初，陈留王绍为镇南将军，太原王楷为征西将军，乐浪王温为征东将军，垂皆以荫为之佐。荫才干明敏强正，善规谏，四王皆严惮之；所至简刑法，轻赋役，流民归之，户口滋息。

秋，七月，垂如邺，以太原王楷为冀州牧，右光禄大夫徐蔚为左仆射。

10 秦主登闻后秦主苻疾病，大喜，告祠世祖神主，大赦，百官进位二等，秣马厉兵，进逼安定，去城九十馀里。八月，苻疾小瘳，出拒之。登引兵出营，将逆战，苻遣安南将军姚熙隆别攻秦营，登惧而还。苻夜引兵旁出以蹶其后，旦而候骑告曰：“贼诸营已空，不知所向。”登惊曰：“彼为何人，去令我不知，来令我不觉，谓其将死，忽然复来，朕与此羌同世，何其厄哉！”登遂还雍，苻亦还安定。

11 三河王光遣其弟右将军宝等攻金城王乾归，宝及将士死者万馀人。又遣其子虎贲中郎将纂击南羌彭奚念，纂亦败归。光自将击奚念于枹罕，克之，奚念奔甘松。

12 冬，十月辛亥，荆州刺史王忱卒。

13 雍州刺史朱序以老病求解职；诏以太子右卫率郗恢为雍州刺史，代序镇襄阳。恢，昱之子也。

14 巴蜀人在关中者皆叛后秦，据弘农以附秦。秦主登以窦冲为左丞相，冲徙屯华阴。郗恢遣将军赵睦守金墉，河南太守杨佺期帅众军湖城，击冲，走之。

15 十一月癸酉，以黄门郎殷仲堪为都督荆益宁三州诸军事、荆州刺史，镇江陵。仲堪虽有英誉，资望犹浅，议者不以为允。到官，好行小惠，纲目不举。

南郡公桓玄负其才地，以雄豪自处，朝廷疑而不用；年二十三，始拜太子洗马。玄尝诣琅邪王道子，值其酣醉，张目谓众客曰：“桓温晚涂欲作贼，云何？”玄伏地流汗，不能起；由是益不自安，常切齿于道子。后出补义

兴太守，郁郁不得志，叹曰：“父为九州伯，儿为五湖长！”遂弃官归国，上疏自讼曰：“先臣勤王匡复之勋，朝廷遗之，臣不复计。至于先帝龙飞，陛下继明，请问谈者，谁之由邪？”疏寝不报。

玄在江陵，仲堪甚敬惮之。桓氏累世临荆州，玄复豪横，士民畏之，过于仲堪。尝于仲堪听事前戏马，以稍拟仲堪。仲堪中兵参军彭城刘迈谓玄曰：“马稍有余，精理不足。”玄不悦，仲堪为之失色。玄出，仲堪谓迈曰：“卿，狂人也！玄夜遣杀卿，我岂能相救邪！”使迈下都避之，玄使人追之，迈仅而获免。

征虏参军豫章胡藩过江陵，见仲堪，说之曰：“桓玄志趣不常，每怏怏于失职，节下崇待太过，恐非将来之计也！”仲堪不悦。藩内弟罗企生为仲堪功曹，藩退，谓企生曰：“殷侯倒戈以授人，必及于祸。君不早图去就，后悔无及矣！”

16 庚寅，立皇子德文为琅邪王，徙琅邪王道子为会稽王。

17 十二月，燕主垂还中山，以辽西王农为都督兖、豫、荆、徐、雍五州诸军事，镇邺。

18 休官权千成据显亲，自称秦州牧。

19 清河人李辽上表请敕兖州修孔子庙，给户洒扫。仍立庠序，收教学者，曰：“事有如矚而寔急者，此之谓也！”表不见省。

十八年(癸巳,393)

1 春,正月,燕阳平孝王柔卒。

2 权千成为秦所逼,请降于金城王乾归,乾归以为东秦州刺史、休官大都统、显亲公。

3 夏,四月庚子,燕主垂加太子宝大单于;以安定王库偁官伟为太尉,范阳王德为司徒,太原王楷为司空,陈留王绍为尚书右仆射。五月,立子熙为河间王,朗为渤海王,鉴为博陵王。

4 秦右丞相窦冲矜才尚人,自请封天水王;秦主登不许。六月,冲自称秦王,改元元光。

5 金城王乾归立其子炽磐为太子。炽磐勇略明决,过于其父。

6 秋,七月,秦主登攻窦冲于野人堡,冲求救于后秦。尹纬言于后秦主苻登曰:“太子仁厚之称,著于远近,而英略未著,请使击苻登以著之。”苻登从之。太子兴将兵攻胡空堡,登解冲围以赴之。兴因袭平凉,大获而归。苻登使兴还镇长安。